

史

記

二九

天

記

卷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史記百二十一

正義曰姚承云儒謂博士為儒雅之林綜理古文宣明舊藝成勸儒者以成王化者也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

索隱曰案謂學者課功著之於令即今之學令是也

至於

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

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

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

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

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正義曰鄭玄云魯哀公十一年

是時道衰樂廢孔子還修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也

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

尼千七十餘君無所遇

索隱曰後之記者失辭也案家語等說則孔子歷聘國莫

能用謂周鄭齊宋曹衛陳楚杞莒匡
等爾縱歷小國亦無七十餘君也曰苟有用我者期

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

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

焉徐廣曰錄一作繆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

大者為師傳卿相索隱曰案子夏為魏文侯師子貢為齊魯聘吳越蓋亦卿也而宰子

亦仕齊為卿餘則未聞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

路居衛案仲尼弟子列傳子路死於衛時孔子尚存也子張居陳正義曰今陳州澹

臺子羽居楚正義曰今蘇州城南五里有澹臺湖湖北有澹臺子夏居西河

正義曰今汾州子貢終於齊正義曰今青州如田子方段干木吳

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

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
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
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
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

焚詩書坑術士

正義曰顏云今新豐縣溫陽之處號愍儒鄉溫陽西南三百里有馬谷谷之西

岸有坑古相傳以秦坑儒處也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秦既焚書恐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為郎前後七百人乃密種瓜於驪山陵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視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終乃無聲也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

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

孔甲為陳涉博士

徐廣曰孔子八世孫名鮒字甲也

卒與涉俱死陳

涉起匹夫驅尾合適戍

索隱曰適音丁革反

旬月以王楚

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脩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

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

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

正義曰顏云陳豨盧綰韓信黥布之徒相次反叛征

討也

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

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

正義曰言孝文稍用文學之士居位

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

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

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

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

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

徐廣曰一作陪韋昭曰培申公名音扶尤反。索隱

曰鄒氏音普來反

於齊則轅固生

正義曰申轅姓培固名公生其處號也

於燕

則韓太傅

索隱曰韓嬰也為常山王太傅

言尚書自濟南伏生

索隱

曰按張華云名勝紀年云字子賤

言禮自魯高堂生

索隱曰謝承云秦氏季代有魯

人高堂伯則伯是其字云生者自漢已來儒者皆號生亦先生者省字呼之耳

言易自畱川

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

索隱曰母音無胡母姓也字子都

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

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

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

徐廣曰二云自齊為天子三公

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

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

正義曰自

此已下皆弘奏請之辭

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

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
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
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

弟子宗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

百官表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

曰校正義曰校教也殷曰序正義曰序舒也言舒禮教周曰庠正義

曰庠詳也言詳審經典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

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

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

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

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
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
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
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
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索隱曰上音時兩反屬音燭屬委也所二千石謂於所部之郡
守相也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索隱曰計計吏也偕俱也謂令
與計吏俱詣太常也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
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
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
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

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

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

索隱曰謂詔書文章雅正訓辭深厚

也恩施其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

下治禮次治掌故

徐廣曰一云次治禮學掌故

以文學禮義爲

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

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

正義曰補左右內史後改爲左馮翊右扶風

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

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

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

索隱曰如淳云漢儀弟子射策甲科

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石也

備員請著功

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

見高祖于魯南宮索隱曰案漢書云申公少與楚元王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正義

曰括地志云泮宮在兗州曲阜縣西南二百里魯城內宮之內鄭云泮之言半也其制半於天子之壁雍呂太

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索隱曰案漢書云呂太后時浮

丘伯在長安申公與元王子郢俱卒學也郢即郢客已而郢為楚王令申公傳

其太子戊徐廣曰楚元王劉交以文帝元年薨子夷王郢立四歲薨子戊立郢以呂后二年封上邽

侯文帝元年立為楚王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為

楚王昏靡申公徐廣曰腐刑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

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

徐廣曰魯恭王也

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

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

索隱曰謂申公

不作詩傳但教授有疑則闕耳

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爲

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廼上書宿衛上

累遷二歲中爲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

公綰爲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

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

東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

從

徐廣曰馬車

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

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發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

徐廣曰孔鮒之弟子襄爲惠帝博士遷爲長沙太傅

生忠忠生武及安國安國爲博士臨淮太守

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

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

沙內史

索隱曰繆音亡救反繆氏出蘭陵一音穆所謂穆生爲楚元王所禮也

徐偃爲膠

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

漢書音義曰姓闕門名慶忌

爲膠東內

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爲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爲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

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弑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正義曰論衡云氣熱而毒盛故食馬肝殺人不又盛夏馬行多渴死殺氣為毒也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索隱曰服虔云如家人言也案老子道德篇雖微妙難通然近而觀之理國理身而已故言此家人之言也

太后怒曰安得

司空城旦書乎

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駟案漢書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爲急比之於律令

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爲廉直拜爲清河王太傅

徐廣曰哀王乘也

久之病

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

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

薛人公孫弘亦徵

徐廣曰薛縣在菑川

側目而視固固曰

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

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